

右耳

著 YOUR WORKS

HOMING

安家

这座城市那么大，
那么多灯，
哪一盏灯是为我亮着的呢？



沈阳出版社

安家

右耳

著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安家 / 右耳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441-4883-2

I. ①安… II. ①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2) 第 015786 号

出 版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网 址: <http://www.sychs.com>

印 刷 者: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沈 阳 出 版 社

幅面尺寸: 165mm × 235mm

印 张: 21.5

字 数: 341 千字

出版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晓辉 鲁莎莎

装帧设计: 八牛·设计

责任校对: 莉 莉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4883-2

定 价: 2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安家

第一章 能当上房奴也是一种幸福	001
第二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010
第三章 原来我挣得太多了？	023
第四章 男人、房子和梦想	033
第五章 什么都涨，就工资不涨	042
第六章 人人想当包租婆	052
第七章 看得上的房子买不起，买得起的房子看不上	066
第八章 “瘪听”奶粉和“挤奶”表功	076
第九章 做男人难，做大城市的男人更是难上加难	089
第十章 老板都是上辈子的仇人	099
第十一章 本地人外地人都是一样的苦	113
第十二章 两个女人的疑神疑鬼	134
第十三章 钱财乃身外之物	142

目 录
CONTENTS

安家

第十四章 人哪，忽然之间就老了	157
第十五章 要把腌豆角做上市	180
第十六章 女人结婚与未婚的差别	195
第十七章 什么新人，明明是坑人！	202
第十八章 男人的好得落在实处	213
第十九章 你是我老婆，我不养你我养谁	226
第二十章 感情需要人接班	249
第二十一章 这年头谁不想有点魄力	272
第二十二章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291
第二十三章 找老公图的就是两个字：省心	323
第二十四章 凡是老婆都是天才	329
第二十五章 尾声	338

第一章

能当上房奴也是一种幸福

这是苏晴回到上海的第二天。

一睁眼她就看到天花板下横穿而过的那道大梁，那里用几根纵向的褐色木板做了格栅，下面还垂着一对红色的“年年有余”的挂饰，很好看，很有中国风——但苏晴知道这一切装饰都是为了想尽办法把那根该死的横梁遮挡起来。

横梁压床，易妨碍夫妻和睦。

这年头的装潢公司还兼职看风水，苏晴家套房子的风水相当一般，于是在天花板下安个吊顶，在进门的地方做个玄关，把厕所原来的门往左移了半米——这些直接导致苏晴的装修预算超出整整3万块钱。

苏晴心疼钱，跟李家栋抱怨，“80万都不到的二手小破房，又不是坐南朝北的开封府，能有什么好风水？”

李家栋揽着她的腰，在她耳边轻轻说：“不要说得那么难听，这可是我们俩的爱巢，你叫她八十万不到的二手小破房，她听见了要伤心的。”

苏晴顿时就笑了。

唉……想想那时候，李家栋是个多么有情趣的男人啊。

房门开了，苏晴妈妈抱着宝宝进来，手里还端着两个白胖胖的包子，径直丢在苏晴的床头柜上，“赶紧起来洗洗，吃完了还有一大堆东西要收拾，到处都是灰，刚才我去找墩布，差点没被呛死！还有那个沙发床，脏得要命，真难为家栋了，这一夜都不知道怎么睡的！”

“才一夜而已，他今天不就去住五星级宾馆了吗！”李家栋一回上海就开始出差了。苏晴坐起来接过宝宝，在小脸蛋上亲了一口，“早上走时连招呼都不打！”

“人家是怕影响你睡觉！你个没良心的！”苏晴妈妈袖子一挽，拖个凳子就站上去，把卧室的窗帘全扯下来，阳光照进来，顿时满屋子的扬尘。

“妈！”苏晴尖叫一声，连忙掩着宝宝的口鼻，落荒而逃。

身后传来苏晴妈妈的絮叨，“……都说女儿女婿在上海的外企上班有出息，我要享福了……享什么福啊，你叫他们来看看我这副样子，比过去大户人家的老妈子还惨……”

苏晴撇撇嘴，咬了口包子嚼着，又撩起衣服给宝宝喂奶。

苏晴妈妈抱着脏窗帘走进卫生间，“……你初中那个同桌汪倩，不是考了个中专吗？她男人现在去当包工头了，造了四层楼的房子，每个月各种好烟好酒的往家里拿不算，两个月前她男人还特意请了老汪去帮忙看场地，把钥匙都交给他保管，说是相信自家老丈人！还有那个小胖子，成绩永远倒数的那个……人家现在可是县委副书记，也是一方土地……”

“妈！这些话你见我一次说一次，都说几回了？有没有点儿新意啊？”苏晴没好气，“你就知道说汪倩和小胖子发了财，你怎么不说那个张大兵，穷得他老娘天天帮邻居家洗衣服？你怎么不说小四子，赌钱赌得连老婆都跟人跑了！还有老于家的二子，差点坐牢吃枪子儿了呢！”

苏晴妈妈气急败坏地嚷一嗓子：“你就不知道跟混得好的比？”

苏晴抱着孩子回卧室。她嘴上厉害，心里却也在想，要是当年毕了业没留在上海，而是回了家乡，凭她上海名牌大学的学历，不说别的，到县政府当个科员是轻而易举的，连小胖子那点水平都能当县委副书记，那她这几年来怎么都成副县长了吧？

想着又觉得自己多余，刚毕业那会儿意气风发，想过去上海北京深圳香港，哪儿都想过，就是没想过回老家！就算是她想，家里也不会同意，高考放榜的那几天，母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贴了满满一墙，苏晴的那张排在第一行第一列，喜报从7月贴到10月，红色都褪成了白色，最后苏晴爸爸还特地叫人搬了梯子，小心翼翼揭下来，至今珍藏在老家的书桌里。

不光苏晴家是这样，李家栋家也是差不多。这次苏晴回婆家生产坐月子，那些个亲朋好友来串门，说着说着就开始漫不经心地问，怎么不在上海生呀？上海那儿医疗条件多好呀？在上海生不是就有上海户口了呀？当时苏晴差点翻个白眼

说在上海生就有上海户口，你以为那是美国呀？

当然苏晴不能这么说，她只能陪着笑脸说，在上海生倒是容易，可是没人照顾也不行。于是亲朋好友又说了，可以请保姆呀，喏，谁谁家的那小谁就在上海做保姆，主人家里住的是别墅小洋房，气派得不得了！

这次倒是省了苏晴的事儿，某三姑自动接口：“你以为在上海人人能住小洋房啊？那边房子好几万一个平方米，上海人买不起房子的多了去了！”

某六婆立刻道：“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的上海人，家里小的还没我家客堂大，转个身都转不过来！”

“房子是小，但怎么说那都是上海！”苏晴笑笑，“到底是不一样的。”

每当大家讨论起这个话题时，苏晴总是自动自发地捍卫起上海，仿佛别人说起这座城市的种种不好都是在她脸上抹黑一样。

“其实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啊？”晚上苏晴对李家栋抱怨，“我们又不是上海人。”

李家栋却不这么认为，“怎么不是了？我们在上海工作买房交税，我们安家落户了，就是上海人。”

为这事儿苏晴还不止一次跟同在上海的好友麦子讨论过：“你说我们算上海人不？”

“你算，我不算！”麦子的回答很直接，“我房子还没买呢。”

一提到房子，话题就很容易歪掉，苏晴通常会安慰麦子，“房子会有的，”又现身说法，“你看我和李家栋不也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了吗？”

挂掉电话苏晴就会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她的日子其实还是挺不错的。

苏晴在婆家住了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李家栋回了上海，苏晴一个人留在婆家坐月子，人生地不熟的，虽说婆婆伺候得挺周到，可她心里还是不痛快，跟李家栋通电话时便离不了牢骚，李家栋没法子，请了年假又赶回来陪她，眼看年假也用完了，苏晴便决定跟丈夫一起回上海。临走前一晚上跟娘家通电话，苏晴妈妈不放心女儿和外孙，跟苏晴她爸商量完了就去买车票了。好在苏晴家离上海不算太远，坐长途车六个小时就到，苏晴妈妈还比苏晴夫妻俩早到半天。

“累死我了！腰都要断了！”苏晴妈妈手扶在身后走出来，“我说有你这么抱孩子的吗？应该这么抱……”

“哎呀，我都抱了他俩月了！”

“俩月那是你抱的吗？都是你婆婆抱的吧？”

“我婆婆也是这么抱的！”

“那就让你婆婆来伺候你，我眼不见为净！在我跟前，你就必须按照我的法子抱！”

“……”

一出地铁站，麦子就发现头顶上的天空布满了层层叠叠的云，这种鱼鳞状的云层，给有经验的老农看到，会得出很快就要下雨的结论。

然而此刻麦子的心里却是阳光灿烂万里无云，刚才经过蛋饼摊买早点，顺手又买了份《新闻晨报》，才扫了一眼，她的眼睛就瞪得溜圆。

麦子冲进办公室，顾不上喘口气，操起电话就打给男友汤达。

“喂喂，报纸上说，上海要大力发展经济适用房了！”

“啊？真的？”汤达来了精神。

“当然是真的！那，你听好了，”麦子照着报纸逐字逐句地念，“……以后未来的方向主要解决的是新上海人和小白领，让小白领通过自己若干年努力以后，可以买得起一套经济适用房，这是我们的一种方向！听听！我们可以买得起一套经济适用房！”

汤达欢呼：“我们要有房子了！”

麦子兴高采烈地重复一遍：“我们要有房子了！”

也难怪，麦子跟汤达在上海连读大学带工作，满打满算有九年挂零。两个都是奔三的人了，双方父母都催他们结婚，小两口自己也觉得没有必要再拖下去，便将结婚提上了议事日程。上个月汤达跟着麦子回了一趟老家，麦子她妈在见过毛脚女婿后，私下里郑重地交待女儿：领证之前，必须买房。

说实在的，麦子之前也考虑过买房，但上海的新房实在太贵了，贵到让人从潜意识里就产生一种畏惧感，而且是那种连听都不想听到、打心眼儿里的恐惧。

现在想来，他俩是一贯自欺欺人地回避问题。

麦子和汤达现在租的是杨浦大桥附近的小一室一厅，每月租金两千二，交通方便，离地铁八号线车站不到两百米。汤达上班要换一号线，麦子要换二号线，两人每天从家门口坐八号线，早晨在人民广场站道别，晚上在人民广场站会合，路上所花的时间还不到一个小时——很多人每天在路上单程都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多。汤达的一个同事住在闵行，虽说小区有班车送到通往市区的地铁站，可为了赶上班车，每天早上六点就得起床；这还不算，遇到晚上加班地铁停开，打车回家的钱都够在市区住一晚莫泰 168 了！

抛开房子这个太纠结的问题，麦子和汤达的小日子还是过得很惬意。周一到周五，两人在家买菜做饭吃，汤达虽然不是上海人，但干起家务来一点儿不比上海男人差，任劳任怨，还烧得一手好菜。到了双休日，两人睡到自然醒，起来后或者逛街买东西，或者手拉手看场电影，晚上则是雷打不动地下馆子，从四川北路到五角场，以他们家为中心往外辐射三公里，几乎所有的饭店麦子都吃过。

换言之，麦子和汤达都太安于现状了，以至于麦子妈提出要他们买房时，麦子的第一反应就是抗拒。

然而麦子妈的理由很充分，结婚又叫成家，家是人生避风的港湾，可如果港湾是租来的，那这风能避得踏实吗？

麦子说，妈你以为上海是咱家的小县城？咱家这套三室两厅要搁上海还不够买个厕所。

麦子妈说我们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你和汤达去买房，咱家出十万，让汤达家也出点儿，凑起来给你们付首付。

话说到这里，麦子觉得妈妈也实在是够意思，麦子自己心里也明白，租来的房子再好，到底不是自己的。她和汤达毕业五年，家就搬了三次，第一次住了三个月不到，房东就要求涨价，麦子不肯搬，房东第四个月直接领了新租客上门赶人；第二次是赶上拆迁，房东乐得快要放鞭炮，她和汤达却不得不卷了铺盖滚蛋；第三次最惨，隔壁的单元被改成了群租房，一帮洗头店的小弟小妹住在里面，一到半夜防盗门就摔得“咣咣”响，楼道里饭盒、香烟屁股什么的到处都是，有一回麦子还在电梯里发现了一个用过的卫生巾！麦子气得找隔壁理论，可人家人多势众，麦子吵不过洗头妹，还被人噎得直哭。

汤达安慰麦子：“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住完头三个月就搬，这种地方就是请我们住也不住，你说万一你怀孕了，跟这些不知道是流氓还是盲流的人做邻居，这不是影响胎教吗？咱们就当是效仿孟母三迁好了！”

麦子没好气地道：“什么孟母三迁，你让孟母来上海迁一个试试？”

汤达嬉皮笑脸地搂着麦子，“没准孟家有钱，孟子赶巧是个富二代呢？”

回想起几次租房的经历，麦子越想越觉得老妈说话在理，她先说服了自己，再去说服汤达。汤达向来唯麦子马首是瞻，用他们的家乡话来说，汤达就是个老好人！他给自己家里打电话，转告了未来岳母的提议，汤达的父亲也很爽快，立刻说我们家也出十万，而且装修和家具也都我们出。

麦子和汤达转眼就有了二十万，想想心里就觉得热乎乎的，满脑子就剩下“房子”两个字！坐火车回上海的路上，两人就在合计买多大的面积，选什么样的地段，每个月还多少的贷款、要还大约多少年，说到兴头上干脆撕了杂志当草稿纸直接演算开了……最后得出结论，就他俩现在住的这套一室一厅最合适。

麦子是个急性子，在火车上就心急火燎地给房东打电话，问她假如她想在这套房子买下来，大概要多少钱。房东一听就笑了，说麦子你消息真灵通，我昨天才挂牌的，今天你就知道了？本来我是挂一百五十五万的，看在大家关系不错的份上，给你便宜点，凑个整数一百五十万好了。

一百五十万！

麦子差点说，你怎么不去抢银行？那样比较直接比较快一点！

房龄快十年的一室一厅，建筑面积连五十平方米都不到，房东张口就是一百五十万。麦子和汤达最多只能拿出四十万首付——这已经把能借的钱都算上了，也就是说，如果他们买下这套房，就要背负一百多万的贷款！还没算交易税。

一百万的贷款要多少年才能还清？麦子都懒得给在银行工作的同学打电话了，她一点也不想知道那个答案。

不过有个情况她和汤达不得不提高警惕，房东说那套房子已经在中介挂牌，也就是说，这套房子很有可能被人买去，而他们将再一次面临搬家的窘境。

麦子对汤达说：“横竖都要搬，这一次我不想再搬进租来的房子里，说什么也要自己买房！”

汤达重重地点头。

前天晚上，麦子和汤达算了半天，得出的结论是两人最多只能承受一百二十万左右的房价，再高就无论如何也买不起了。

如果真能找到符合他们所有条件的房子，那么期限按照十五年计算，每个月加上利息至少要还八千块才行。

汤达算出结果后，把笔一扔，整个人瘫倒在沙发上，“一百二十万，在我老家那儿能买套四百平方米的小别墅了，院子能整出两亩地去。早知道上海房价涨成这样，真不如一毕业就回老家踏实待着，别墅都住上好几年了！”

麦子冷哼一声，“瞧你那点出息！早知道上海房价涨成这样，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去买几间小破房屯着，那现在我也住上别墅了，还是上海的！”

汤达不吭声了。他知道麦子的脾气，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接她的话茬儿，否则什么尖酸毒辣的话她都能说出来。

麦子瞪着 A4 纸上的数字两眼发直。

十五年啊！

麦子想十五年以后我都四十三了，房东那女人好像就是四十三，染了一头的蜡黄色，前面的刘海儿烫得跟东方明珠似的，到哪家串门都只往门框上一靠，一个脚在屋里一个脚在屋外，开场白永远是：“哦哟，我帮侬讲哦……”

麦子想着想着，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就在这节骨眼上，市政府突然出台了经济适用房政策，这真是久旱逢甘霖，麦子怎么激动都不过分。

“会不会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啊？”汤达难免抱有怀疑的态度，经济适用房并不是什么新鲜词，媒体民间讨论了 N 次，一直也没得出个结果，很容易让人产生“狼来了”的联想。

“怎么可能！”麦子毫不犹豫地反驳，手指敲打着报上那篇文章，“这次可是市长大人亲口说的！”

挂掉电话，麦子依旧处于亢奋的状态，她上网搜索到社保局的电话，打过去一问，对方说这事儿要问街道办事处；她接着又打，街道办事处的人倒是很耐心，告诉她还没有接到具体的细则，但的确是听说了此事。

这下麦子就更有信心了，她一点开始工作的念头都没有，想了想又给死党苏晴打电话，开口就是：“苏晴，上海要搞经济适用房啦！”

“啊？”苏晴愣了半秒钟才反应过来，“那太好了，恭喜你啊！”

“嘿嘿，同喜同喜！”麦子听到电话那头婴儿的哭声，“呀，你儿子哭了！”

“不稀奇，天天哭，我都习惯了！”

苏晴问麦子：“什么时候来我家玩吧，我们好久没见了，怪想你的。”

“好啊！你什么时候有空？”

“随便，我反正每天都在家的！”

“唉，真羡慕你，有自己的房子。”麦子叹气，她是真羡慕苏晴。

苏晴和她丈夫李家栋也都不是上海人，但李家栋是做销售的，收入高，奖金提成什么的每年能拿不少钱，前年两个人在没要双方老人赞助的情况下，在外环边上买了一套两室的小户型，结婚生子，顺顺当当。

“有什么好羡慕的。”苏晴说，“都是在给银行打工，你不知道，这每个月还账，感觉就跟住个无底洞里扔钞票似的，心疼死我了！”

“你就别心疼了！反正你家李家栋能挣钱！”

“也没挣多少，忙得跟什么似的，天天看不到人。唉……我整个就是一标准的房奴！”

麦子叫起来：“房奴有啥不好的？你以为人人都能当上房奴啊？能当上房奴也是一种幸福！”

苏晴笑起来，“行了行了，热烈期盼着你加入房奴一族！”

这一整天麦子都心不在焉，她把报纸放在电脑旁边，那篇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报道被红笔勾了出来，最关键的一句下面还重重地画了两道，就是那句“以后未来的方向主要解决的是新上海人和小白领”，公司中午的盒饭内容很糟糕，但麦子就着这篇报道，硬是把一整盒夹生饭吃了个精光。

麦子骨子里是个实际的人，尽管她的公司位于恒隆广场——这栋楼里的人都奉行“做人要装×，做事要牛×”的准则，可事实是绝大部分在恒隆上班的人是买不起恒隆里面的东西的，他们乘坐的电梯也不会经过商场部分，直接在后门就避开了。麦子觉得这个设计很人性化，恒隆里的那些牌子光是想想就觉得疼得慌。麦子喜欢逛中信泰富隔壁的梅龙镇伊势丹，其实也贵，但麦子觉得伊势丹给人的感觉很温馨，不像恒隆广场里白花花的一大片，连空气里都透着咄咄逼人。

下了班，麦子跟往常一样穿过江宁路，从伊势丹的侧门走进去，这些日子商场一楼的中庭没有搞特卖会，而是停了一辆巧克力色的宝马 X1 做展示。这款全进口的车型精致无比，麦子第一次看到它就打心眼里喜欢，还特意拉着汤达来看了一回，当时麦子指着 X1 说：“我的！”汤达财大气粗地一挥手，“买了！”麦子出了门又指着不远处的楼盘“静安豪庭”说：“我的！”汤达眼睛都不眨一下，“买了！”

唉，也别总想着宝马 X1、静安豪庭了！麦子对自己说，我能买到一套经济适用房就知足了！

地铁乘到人民广场，汤达已经在等她，两人亲亲热热地挽着胳膊。八号线通往上海的东北角，虹口、杨浦两个区聚集了大量的常住人口，因而地铁也是十二万分地挤。麦子好不容易在角落里找到了个立锥之地，汤达站在她身前，一手扶住旁边座椅的栏杆，另一手撑着车门，正好将麦子护了个严严实实。

车厢不停地晃动，很多人塞着耳机，单手吊在扶手上，脸色漠然；每到一站前都有人先往外挤，嘴里不停地问“下去吗”、“下去吗”，还有人被踩了脚，“哎哟”一声叫起来，也只能不了了之。

麦子凑到汤达耳边，“你说这地铁里的人，有几个是买了房子的？”

汤达左右看看，摇头道：“不会超过百分之三十。”

麦子挺满意这个答案，跟着又想起一桩事来，“周六我要去看苏晴和她家宝宝，你说我该买什么礼物好？”

“给钱呗，给钱最省事，也最实惠。”

“那怎么行，”麦子不同意，“以前我跟苏晴说过的，要给宝宝买一个金坠子。”

“哦。”

“我看了，很一般的也要一千多呢！”麦子不怎么舍得。

“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汤达腾出一只手捏了捏麦子的脸颊，“再说你跟苏晴那么要好，她生孩子你送个贵点儿的礼也是应该的。”

“嗯，也对，咱们买房子没准还得找苏晴帮忙。”

“你可千万别提这茬儿，”汤达告诫麦子，“才送完礼就开口借钱，这也太赤裸裸了！”

“你当我傻呀！”麦子白了汤达一眼。

第二章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周六下午，麦子带了给宝宝的礼物去看苏晴。

麦子扶着门框换鞋，苏晴站在门边嚷嚷：“先洗手！先洗手！”

“干吗要洗手？”麦子不解。

“抱宝宝之前必须先洗手！”

麦子嘴巴张了张，第一个反应是“那我不抱他就是了”。

当然麦子还是乖乖地去洗了手。

一个小小的金坠子，雕刻成花生的形状，用红绳子穿了挂在宝宝的脖子上，越发衬得宝宝皮肤白嫩可爱。

屋里静悄悄的，李家栋出差去了。苏晴妈妈盘了半条腿坐在卧室床上，怀里抱着宝宝，一边拍一边轻声哄着。

麦子小心翼翼地摸了摸宝宝的小手小脚，“真好玩，他这是要睡午觉？”

苏晴好笑起来，“哪儿啊，这么小的孩子，整天除了吃就是睡，可不分什么午觉晚觉。”又拉着麦子，“走，我们出去聊天，这段时间我在家里憋得都快得神经病了！”

两人走到隔壁房间，这个房间本来的功能是书房兼客厅，现在又多加了一张沙发床，使得本来就不大的空间显得更加局促。

麦子搬了个凳子坐下，指着堆满杂物的沙发床，“你妈就睡这儿？”

“没，我妈跟我和宝宝睡隔壁，这是李家栋睡的，反正他一礼拜也就回来个两三天。”

“那也不合适吧？你们这不是等于分床了？”

“没办法，宝宝一回来就开始吐奶，跟牛反刍似的，动不动就吐一身。前两天晚上睡觉，宝宝吐得奶水把眼睛鼻子都糊住了，我喂完奶就睡死过去了，愣是什么都不知道，还好我妈警觉性高，不然真能出事。所以现在都是我妈带着宝宝睡一头，我一个人睡另一头。”

麦子想起苏晴在大学里就是出了名的睡觉沉，打雷都打不醒，“你倒是舒服了，你妈惨了！”

“是啊，每天半夜都得折腾一次，养儿方知父母恩，现在才知道这话一点儿也不错。”苏晴到厨房给麦子拿了一罐可乐，“等你跟汤达结婚了，千万别急着要孩子，怎么也得逍遥快活个几年再说！”

“干吗，你现在日子过得不开心？”

“有什么好开心的？你看看我这里面乱的，今天是因为你过来，我才赶紧收拾了下，否则根本就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麦子笑了笑，其实她一进门就觉得苏晴家乱得简直跟被洗劫过一样，只是没好意思说而已，原来这是已经收拾过的。

“……我现在成天围着孩子转，都没时间收拾自己了。”苏晴说着在脸上搓了一把，又捏了捏自己的腰，“麦子，你说我是不是胖得跟猪一样？”

“啊？”麦子立刻否认，“哪有，也就稍稍丰满了点，我觉得你更有女人味了！”

“怎么可能，你就别安慰我了！”苏晴忽的把T恤下摆掀起来，指着自己的肚子，“你看你看，都是肉啊！我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你看你看，都是肉啊！”

晚上回到家里，麦子把苏晴的话学给汤达听，又说：“我看到苏晴的肚子，那才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那么多、那么多……”她用手比画了下厚度，“那么多

的肉不说，还有一个刀口……别提多恐怖了！”

汤达被逗得大笑起来。

“真的啊！”麦子感慨，“以前寝室里都是女生，苏晴换个衣服还非得拉上帐子，现在倒好，直接衣服一掀就给我看她的大肚子了！你说这是怎么了？怎么结了婚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人家不在乎呗，”汤达是这么理解的，“孩子都生了，还有什么好讲究的？”

“这根本是两码事好不好！生完孩子就不用讲究啦？就不是女人啦？”

“是是是！以后等你生完孩子，就还是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苏晴她们看看，什么叫做一代辣妈！”汤达说着搂住麦子，一只手伸到她背后去解内衣扣，“为了孩子，咱们要好好努力……”

“哎呀！”麦子一点这方面的心思都没有，一把拍掉汤达的毛手，“连房子都没有，还提什么孩子！”

“这不是准备买了么？”

麦子摇头，“难啊……买小了根本不够住。苏晴家两室户，差不多有六十平方米吧，以前我还觉得她家很大了，可现在多了个孩子又多了她妈……你是没看见，她家乱得跟仓库一样，李家栋现在沦落到只能睡沙发！”

“没关系，等以后我们有了孩子，就扔到老家去，这不就不占地方了！”

“瞎说什么呀！我们俩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留在上海，生了孩子反倒要扔回乡下去？我疯了！反正我的孩子必须得在上海出生、读书、成长……我真不明白苏晴为什么还特意跑回她婆家生孩子！”

“总得有人照顾吧！”

“可以叫她婆婆来上海嘛，或者她妈来照顾都可以，”麦子直撇嘴，“现在小孩生在乡下，以后出生地可就改不了啦！”

汤达没接话茬儿，麦子一口一个“乡下”让他觉得有些不中听，他很想提醒麦子，她自己其实也是来自“乡下”，但理智阻止了汤达把话说出口。

对付女人跟大禹治水是一个道理。你得让她把话尽情地说出来，说完了也就好了，堵不如疏。